



许
锋
著
Xu Feng

心灵北疆

xinling bei jiang

她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。那里的雪、风、乡村和城市，以及淳朴的人们，成为我行走的基础和思想的财富；她让我一直都以感恩的心态面对生活，并始终认为人们都是充满善意的、诚实的、可爱的，有些人对生活所表现出的敌意与怨恨，是他向往美好的开始。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xinling beijiang 心灵北疆 许锋 著
Xu Feng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灵北疆 / 许锋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7. 11
ISBN 978-7-80588-623-7

I. 心… II. 许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9679号

心灵北疆

许锋 著

责任编辑: 马吉庆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224 8773148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 刷: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: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
张: 10.125

数: 160千

次: 2007年12月第1版

次: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数: 1~3 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623-7

定 价: 26.00元

(如发现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可随时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还是冬日。

西部戈壁——望天陞，苍凉或者沧桑，像一顶帽子，扣在西部更多的城池边缘。那是一种表象。扑面的风，说凛冽，说干脆，说残忍——由着你，但那真是戈壁的风，直性子的风，不按套路来，吹得你厚形毕露，你的发，你的衣裳，你整个人，都禁不住摇摇起来。

那样的风，在戈壁滩上。戈壁滩上要是没有了风，就如人没有了精气神。戈壁滩的风，一路追逐，就到了城市。就是冬日的一个早晨，我站在玉门的一座房子里，推开了窗。窗外

序

杨
闻
宇

生于西北农村的许锋，幼时随从戎之父在内蒙古、吉林度过，后于济南求学，而立之年移居广州。自西北而东北，从北疆又南国，其间有10年专业新闻记者的经历，从其漂泊不定的文学踪迹中忖度，这30年的脚步坚实而有力。

他的散文里，处处闪烁着一位新时代的游子不忘本根的殷殷情愫。贫瘠土地上的草树之绿既是生命的映像，也是浩茫天地间“母亲”的写真，拂荡于其间的清风、炊烟，正是母亲对后辈儿女宁静又恬美的呼唤。深情的呼唤跨越千里万里，跋山涉水，自乡野而城市，自塞北而南国，会伴随儿女一生一世……

近30年，我国城市化进程近似于离弦之箭。许锋由乡入城，领略了现代化都市里的诸般滋味，使他从细腻、周详的比较之中更深切地体味到了乡野母亲的性灵之真与淳朴之美。《进入冬天》一文中，由城里的炉火、暖气写到了陇中乡村的麦草火炕与东北山区被雪色包裹着的“火红的、通亮的夜”，各有意境，自成画面。倘若将作者笔下的文字悉心比量，村野母亲所蕴含的魅力就月上东山似的显现出来了。

许锋进入城市，其感情却依然深深地眷恋

着村野母亲。《兰州浆水》里的浆水，取黄河九曲流水里的一瓢；《美好的山谷》里的山谷，摄万里长城尾端之一隅；还有《乡情》里的百合，《“哨子”面》里的面条，在他笔下无不蘸染着野风的行姿和炊烟的气味儿。

当代城市之勃兴，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发酵的起点。旧中国保守型的老城，向来被视为“风花雪月”的荟萃之所。我们新兴的城市呢？假花多于真花，也比真花昂贵；“城市少雪”是《飞出手掌心》一文里的原话；《城里无月》，索性是一篇文章的题目。风呢？不由我想到兰州的沙尘暴愈演愈烈。许锋行文，没有贬抑城市急速发展的意思，只是对《写字楼》里不动笔、发廊之内不理发、美好的菜蔬让人却步生畏、“猎来的爱情最不可靠”之类的社会习气的顾虑和担忧……

许锋已经是城里人了。在《民工的火车》一文里，他的心仍紧紧牵系着那些进城打工的农家兄弟。文字平和，却心细如发，诚挚、恳切的情感与惦念、体贴的心思充溢于字里行间。我已届入老境，同样出生于农村，读罢这则短文，心里就很难平静……30来岁的许锋能有这等悲天悯人的情怀及佛界才具有的慈爱视野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许锋笔下也有不甚成功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文字，比如《荣与辱》之类的应约应景之作，就一般化了。在《民间的仰望》一文里写道：“黄河石是母亲的孩子吧，他们散漫地栖息于流经的水域。”这些千秋万岁栖息于母亲怀抱深处的孩子，暗自磋磨成形，长期不睹天日，而今纷纷然惊现于世，当是水落石出所致，将他们视作贫瘠、枯瘦了的黄河母亲的躯体迫不得已裸露出的一块又

一块的骨骼，肉干而骨现，也未为不可。倘是这样，这正是古老黄河示惊于世的悲凉之兆。对一篇散文如此苛求，是有些强作者之难了。其实我的本意是，再优秀的文章，倘用挑剔的眼光审读，也是能剔出瑕疵的。

我从未觉出文坛上有什么神圣的光环，散文有多么高雅的气质，只以为文学是个浮力超常的彩色氢气球，爱上文学者一旦染指文墨，如果自身分量不够，或者踏地不实，便很容易被“气球”拖离地面，离地后身不由己，想不飘飘然也不行。我与许锋之间若是抹去年岁差异，便都是普通的散文作者，不是什么这样那样的玩文学的“枪手”。我的体会是：若还认定散文写作是一桩迷人的事业，为之沉醉，为之痴迷，那时也就乐寓其间，福在其中了，别的收获，无论丰俭，俱属意外，充其量只是副产品而已。

许锋年轻，前景不可限量，我期待他脚步稳实，襟怀云水，能在散文原野留下自己深深的足印。

2006年12月4日于青岛

目
录
CONTENTS

一点幽雅的情 1

- 兴隆红叶情 / 1
一棵树 / 5
生命 / 14
炊烟 / 16
回归故乡 / 21
民间的仰望 / 26
进入冬天 / 30
兰州水车 / 38
过年(1994-2005) / 41

把兰州忘记

- 兰州的桥 / 55
兰州的天 / 57
兰州浆水 / 60
兰州街头的马 / 63
美好的山谷 / 66
西部的清晨 / 68
西部的秋天 / 70
西部的城市 / 73

在记忆里呼喊

- 魔鬼就在细节中 / 79
被狗咬了腿 / 81
下跪的青年 / 85
井 / 87
乡情 / 90
“哨子”面 / 93
风与门 / 96
飞舞的雪 / 104
元旦的钟声 / 106
城里无月 / 109
飞出手掌心 / 112
死亡边缘 / 117
雪路 / 121
淘书记 / 123
瑞士表 / 126

对话边界

片刻的宁静 / 131
在房子里 / 133
猎爱 / 135
写字楼 / 137
心中的菜园 / 140
城市的下午 / 143
城市的风筝 / 146
不要打孩子 / 149
城市幽默 / 151
窗外的雨 / 153
该给谁寄贺卡 / 155
民工的火车 / 157
没窗的别墅 / 160
新房子旧房子 / 162
未知数 / 165
想起谁 / 167
可有可无 / 169
面目全非 / 172
发廊不理发 / 174
总会好起来 / 177
给你留饭 / 179
迎着风走 / 181
拾荒者的歌 / 183
小镇 / 185
奔向豪宅 / 187
到城里串门 / 191
隔墙有耳 / 194

我不是那个人

享受孤独 / 199
人在旅途 / 202
幸福指数 / 204
不敢读书 / 207
荣与辱 / 210
砸你的饭碗 / 213
做得最好 / 216
青春之旗 / 218
美丽的谎言 / 220
一百万遗产的微笑 / 222
贫穷之谜 / 224
如果你是那个人 / 226

心疼两个词

楷模 / 231
安慰 / 233
热爱 / 235
代价 / 236
土壤 / 238
诱惑 / 240
运气 / 241
完美 / 243
信念 / 244
放弃 / 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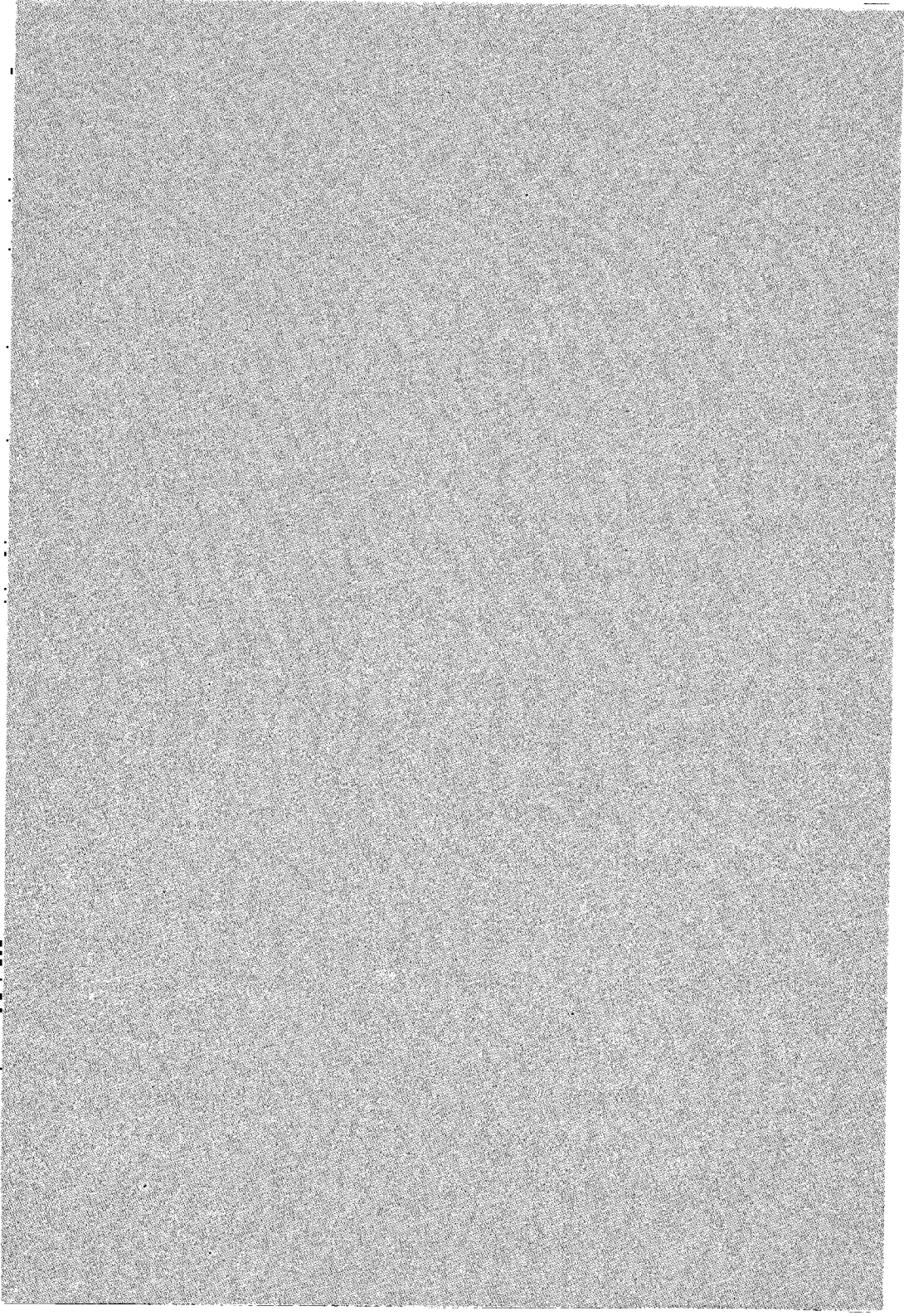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么些故事

限定高度 / 251
诚信 / 254
匠人 / 257
小葱蘸酱 / 259
把钱还给我吧 / 261
别客气 / 264
鄙视 / 266
人比人 / 268
人管人 / 270
牵着鼻子走 / 273
时刻防备着 / 276
自尊心 / 278
古人算哪根葱 / 280
境界 / 283
老实人与小人 / 285
什么鸟在叫 / 287
圈子 / 290
百万刚起步 / 294
贪字当头 / 297
平等 / 299
和广东人学做生意 / 302
有谁害过你 / 305

后 记

一点幽雅的情

YIDIAN
YOUYA
DE
QING



兴隆红叶情

在城市，大抵是寻不到红叶的。到了晚秋时候，城市的树们开始焦躁不安，像幽怨的妇人，面·无激情。叶子开始无奈地脱落，然后被路人踩着，被清洁工很快地扫掉。那叶子是橘黄的，斑驳的，脉络模糊。像是去妆的女子，苍白无力。

于是你看秋天的树，连同叶子，都被人们漠视了。树下不再有情侣们的低语，不再有孩子们的欢笑。倘若有人仍然站在树下，仍然对着树干发呆，那也许能引起不大不小的围观。

城市的树们是悲哀的，城市树们的叶子也是悲哀的，不比乡下的树，不比原始的森林。在这个季节，我突然发现了离兰州不远的兴隆山的红叶。漫山遍野，灿烂夺目，在蒙蒙细雨的掩映下，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，镶嵌在山体上，并且呈现突兀状。那红是大气的，具有山奔放的秉性；又是含蓄的，似乎是在压抑、等候着迸裂的时刻。这个时候，红叶是可爱的。

小桥流水人家，这样的景致在城市我更觉得是一种幻觉，但在这里却很实在，有桥有水，至于人家，便是清扫梯道的山姑了。红叶便是在这个时候，轻轻地拂动着，你的目光随着，你的心情随着，你的思绪也随着，甚至在红叶们跌落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心也猛地一坠。

红叶们是令人肃然起敬的，尤其在微冷的山

间，在有些萧瑟的深秋，它们活泼地活着；它们笑着，灿烂地笑着；它们既陪衬着山影的苍茫，又主宰着生命的本色。

站在树的脚下仰望，你会发现红叶是那样的鲜嫩，细细的雨珠随着轻微的山风不停地落下，文弱和温柔的感觉会马上在脸上洋溢开来，如果你忍不住想去触摸，你大概要落一身雨了，或者你还没有爬上树，红叶们便萧萧而下了，于是便很后悔。其实再美丽的东西攥在手心里，也会黯然失色，红叶的美丽就在于仰望。山峡、涧谷，或者在路旁，远远地看着，远远地静视，或者是透过车窗，在一首悠扬舒缓的音乐中，认真地望一望，你的心灵大约会平静许多。

红叶们的精神是积极的、张扬的、不做作、不掩饰、不虚伪、不欲擒故纵。这样的景物，也难寻了。只有在大山里，在没有污染没有浮躁没有物欲的纯净的自然中，她才会真实地存在。

红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，远观时美丽无比，近看时娇柔可爱，我甚至不知道红叶的真实的名字，不知道生长红叶的树们的真实的名字，可这些很重要吗？就像街头款款而行的女子，倘若你知道她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知道她的脆弱，她的瑕疵，那么，你的目光是不是会游离？

我说，要是阳台上有一树红叶，那该多好。友人说，离开这里，红叶都会死掉，即使不死，那红色也是掺杂着另外的成分，像城市的女人的脸，被化学的东西淹没了。

离开时，我捡了两片刚坠落的红叶，一圈是鲜红的颜色，中间是深厚的黄，茎像一根细微的红烛，我想女儿看到，一定会惊讶地叫出声来。在城市，她也许永远都看不到真实的红，真实的黄，她的眼睛被捂得严严的。

一棵树

少小离家，对故土原本是没有印象的。只隐隐记得有一方院子，还有土墙。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地儿，大概是因为母亲打扫得干净，所以并不扬土。没有树，没有记忆中的绿，包括院子的周围，以及院子前后左右让人压抑的山头。那时不知，其实这样的院子、这样的山仅仅是属于西部的，仅仅是属于和我一样与西部有着根一样联系的孩子。

那方院子在甘肃一个叫榆中的小城的某一个乡村。靠着山，没有柏油路，更没有坚硬的铁轨。它更像一个封闭的城市里的小区，不同的是，小区只有门是关着的，而那里，没有门，却密不透风。有树也好，树大招风。可是山上没有树，没有树的山就没有风来，风需要掠过树的声音，“哗哗”、“呜”——那也是一种成就，或者是一种姿态，或者是风行走的方向，可是风一直很失望。年幼的我嗅觉灵敏，能如一只花狗般嗅出风中的味道。我一定很多次地逃离母亲或奶奶的视线，蹒跚着从院子的某一个角落完成向门口的迁徙，然后在门的一侧挺直了身子，靠着枯黄的木板做成的门，东张西望。先是望着门前的路，那是因为目光的短浅，路是黄的。后来望远了，望着了山脚，山脚是黄的。再后来开始向上望，我已经学会了让目光打折、弯曲，这是一个进步，但是山上也是黄的。后来就看到了山路，颜色比我看到的山色要浅，母亲或者母

亲一样的人脚下的汗水浸泡着那条路，所以它不能无动于衷。母亲就是从山脚下将一车车肥料拉到山上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它需要以汗水为代价。在某一块略微平整的地前，停下，撩一把汗，那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，其实汗水已经浸入那条路了，头上只有汗迹。然后奋力地扬起铁锨，以一种半圆弧的路径让那些沉重的肥料与土地有机地融合。这时，如果有一阵风，母亲就会省一点力气，而且，风的传播可以让肥料变得均匀，没有私心杂念。只是，因为没有树，所以就没有风，母亲挥动的姿势如风，如风朴实的影子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如风的节奏，或者尽可能地学习风的节奏，因为风是属于自然的，土地是属于自然的，为了土地的丰收，母亲必须以自然的原始方式劳作。

我看见了，我望着。我无数次地看见了，无数次地望着。从山下到山顶，从山顶到山下。这不是一回事，它有本质的区别，前者是一种希望，后者是一种喜悦。因为当我以后者的姿势仰望时，已经是秋天了。我不知道还有瓜果飘香，只看到母亲以更加有力的姿势下山。身后有架子车，车上是洋芋一样的疙瘩。我那时对任何农作物都没有准确的概念，所以不知道母亲拉的是什么。我在后来的成长中，一直把洋芋叫土豆，那是在另一座或者可以叫乡村的地方约定的称谓。山路是陡峭的，没有石头，只有土，所以路就有些软，这给了母亲以缓冲，她要做的仍然是猛力地拉，让车不至于像脱缰的马，这就需要她以全部的体力将惯性扯住，惯性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母亲仍然是在同自然做抗争。在她下移的过程中，多么需要一棵树，或者有几棵树，间隔地分布在山路的左右，这样，就可以把车子顶在树干上，然后喘口气，然后撩一把汗。站在树的旁边，母亲就会扬起她美丽和健康的脸，红扑扑的脸，让风来吹。她甚至可以靠着树，眺望一下远方，在看不到却知道钢

轨途经的小站想一想父亲，如果有时间，她还可以放飞思绪，回忆一下父亲以一身的戎装进入村庄后的样子。

可是没有树，没有树就没有风，没有风母亲的思想就不敢抛锚，她只能把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我的牵挂搁在心底。她能望见我，至少可以朝着我望她的这个方向望一望，可是她不会。我就知道，这都是因为没有树，没有风。母亲是自己的树，母亲坚韧的力量像风似的卷起了路上的土。

所以，我见到母亲时她总像一个土人，却从来不唉声叹气。她的力气很大，她在那样劳累了一天后仍然能很快地烙出一张饼，然后让我啃。当然，母亲很少能在那样劳累之后将我举过头顶，尽管我时时地盼望，如我的孩子时时盼望我将她举过头顶一样，可是我偶然会没了力气，我出了什么力呢？我行走的路上到处都是树，树的叶子被风舞得像调皮的音符。我每天上几级台阶，下几级台阶，非常清楚。也不需要刻意地用力，让自己的速度加快或者减缓，这样到了家，见了孩子，说，累啊！孩子就很失望。所以母亲没有将我举过头顶，我能理解，她还能举得动吗？那时我不知道母亲劳作一天的回报是什么，这是一种物质或利益概念，如果知道我就会问一问母亲，你一天能挣几个这样的饼？幸亏我没问，因为我后来知道，按照现在的物价计算，母亲一天的劳作差不多一块钱。我会为了一块钱流一身汗吗？

所以，我的童年自离开故土时就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影像。离开，然后上了火车，我虚伪地哭了，是大哭，我说我不走。为什么不走呢？没人问我。为什么要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母亲都走了，母亲随着父亲走了，我怎么能不走？我如果聪明的话，应该知道，既然要走，那走的地方应该是有树的，应该是有风的，如果连这个小小的变化都没有，